浮溪集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𨻶深金壼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輭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慚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佳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覿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

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
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
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蹷以造古人之域而
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
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
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
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
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詞章如啗土
炭嗜昌歜為一病癖跨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

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
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
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
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
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
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
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
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
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

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與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覿撰

浮溪集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seal stamp]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謚議一首　策問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三首　傳一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劄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詞三首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
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覿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
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覿蓋舉其郡名也

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
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贍爲南渡後詞臣冠冕其
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
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
猥藁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
藝文志並著于錄然趙汸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
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巳非完帙其後遂
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
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

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謹重爲編綴裒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懐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命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

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覿作誌銘以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玉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曾賢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眞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

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
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卷一

宋　汪藻　撰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

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猶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御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御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鬬志一方有警輙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

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
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
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
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
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
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
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咈其心將誰肯
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
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
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
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
矣先驅不肅顏眞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
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
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
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
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
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
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

朱攸 校

過掎摭目前爲逭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入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澭

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濰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衞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濰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衞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愼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

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有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畀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于已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為可能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為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

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黧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

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貫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與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

粹芬閣校

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旣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淸心寡慾必無嬪嬙償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

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爲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

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侍從蒙恩領州熟睹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即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覩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巵之水酌之一巵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

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樁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為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簳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日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畢出違限期官吏並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即時行下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准安撫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末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

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俟降樣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集是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眎田桑盼盼然不得爲卒歲衣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便數路生靈爲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簳翎毛有司當計實用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簳二百萬翎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

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翰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雉鵝鶩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既無聊如此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勢而爲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下所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

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絶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倀倀然未知税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

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𤫩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實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可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

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強愎不畏其鋒猶憚屠戮況巳致怨而去旣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隷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瓊幷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瓊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巳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

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烖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烖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

而陛下無所恃也恃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罪于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鬬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𤫊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于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與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如生靈何時息有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

稗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巳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

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之出乃用呂源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並制選除且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入爲源危之方是時李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次贈待制所生母封夫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稱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譚稹之奴者稹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身雜胥吏趨走稹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

輒言仲謙卯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柰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是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綏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非類得官得職者並行追奪且鏤板籍記姓名爲萬世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稹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無怪士論之紛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未敢撰進

浮溪集　卷一　三

浮溪集卷一

浮溪集卷二

宋　汪藻　撰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壖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

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荐罹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乗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戸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論僑寓州郡劄子

臣聞自東晉以來累朝皆治金陵當時中原爲五姓所據于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兗州則兗州之人所居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居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

也今年建康鎭江爲韓世忠岳飛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臣愚以爲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權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他類此無事之時多印文牓先行散布使皆明知國家優恤之意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旣知所居各有定處粗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其有無足以相通禍患足以相救與鄉居無異亦何爲而不居乎哉況浙西州縣昨經焚劫之後人遭殺戮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數以待僑寓之人計口而給與土人雜耕撫存老幼係累其心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擄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取進止

奏論趙士琰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琰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乃發

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琰爲是耶爲非耶若以爲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是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琰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琰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舉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琰者耶況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琰復啓僥倖之門耶臣以爲不罷士琰恐人人效其所爲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軍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琰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琰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不當狀

臣聞人主之政公與私不竝行恩與法不兩立以公滅私以法奪恩者治以私害公以恩撓法者亂此古今不

易之道也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而稱贊聖德不已者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令依舊文資中外之人閧然不息致臣僚交章論奏雖煩聖訓諄諄誨諭終莫能弭者以其出于私恩也昔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者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豈不以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宗族太寵非己之福耶故自古欲觀母后之賢否者無他在于能遠外家之寵與不能耳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于茲矣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公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非特得以議陛下而于隆祐亦不能無疑非所以成隆祐遠嫌之德而全陛下孝養之誠也此事所係非輕臣不敢緘默伏乞睿慈檢會以前臣僚章疏詳加省覽早賜施行所有邢煥孟忠厚書牘行下指揮臣未敢施行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敘今來臣寮論列若全不敘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于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旣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玆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而懷德然兵出則敗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故何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于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綱紀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貴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廝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詐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攷其平生一無分毫

何湄校

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搢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搢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況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汙清貫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耶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于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彊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

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爲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
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
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
不聞其咨怨也彼管仲吉甫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
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
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
足一一煩朝廷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
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
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

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
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于不敘復而已
又有雖嘗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
奉者皆前日姦兒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
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
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
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
復也而于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
此者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執

爲當得孰爲當能指定姓名鏤版施行如錢盖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卽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朱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浚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于强敵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巳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謂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于蔣山雨花臺各刱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遣戰船而采石金人巳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嘗年去巳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

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我師耶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覷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屛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浚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浚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荊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

順流而下仍于上流自計甾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入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論蘇良治轉官不當狀

臣竊以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朝廷安富尊榮中原初未嘗有犬吠之警也一旦姦臣唱為取燕山之計貪功嗜進之徒如蚋奔酸希慕恩賞卒之寇騎再犯都城喪地數千里百萬生靈肝腦塗地二聖北狩至今未還其禍蓋始于燕山今士大夫聞說當時之事者無不流涕痛恨尚復忍論當時之功乎蘇良治臣不知其何人亦不知其功狀虛實但今日而錄燕山之功實為非政且良治一人被賞其類必多將源源而來朝廷與之則其失愈甚不與則恩施不均恐于綜核名實鼓舞四方之時非所以訓臣愚伏望聖慈明詔有司凡燕山之功更不收敘庶幾杜塞無名之賞慰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所有蘇良治轉官詞頭臣未敢撰進

乞懲勸均稅狀

右臣先奉敕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已立條約下諸路監司行去訖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均立縣稅皆得平允並無人戶詞訟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等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乞修日歷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垂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

何循校

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則其事詳

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相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黑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尙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顚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討補闕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

貼黃

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授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告

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士著及流寓士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并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録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

湖州奏乞修魯公祠并賜額狀

伏見本州城東能仁院有唐顔眞卿祠堂一所謹按石刻眞卿以大歷七年自撫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餘年州人奉祠不衰前此爲湖州刺史者多矣而此州獨拳拳于眞卿者豈非以忠義感人有不能忘者耶自艱難以來州縣官吏日以軍興爲憂如眞卿之祠見爲不

急棟宇傾仆將就泯滅臣實惜之竊謂方今多事之時所以昭勸𢑥倫者忠義爲首而名節暴白莫如眞卿昔章聖皇帝東巡嘉張巡許遠之節至親幸其祠所以旌異代之忠示將來之訓眞卿風烈誠不在巡遠之下幸車駕駐蹕臨安眞卿之祠適在旁郡若不特加崇奬恐無以慰邦人之思欲望聖慈量給度牒十餘道付臣市材葺治顯遺直之魂激懦夫之氣誠非小補如蒙俞允仍乞賜一敕額伏候敕旨

書局轉官辭免官劄子

右臣昨蒙指揮編類上件詔旨雖訪尋墜典綴緝缺文以備史官之求粗有區區之志然未嘗筆削一字與掌故不殊有何勞能妄叨顯秩況臣方食奉祠之祿日愧空餐恨無毫分仰報知遇豈有偶緣一事便冒遷官非惟愚分難安實懼人言可畏所有誥命不敢祇受

浮溪集卷二

浮溪集卷三

宋　汪藻　撰

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于景運人心胥悅咸曬就于至仁雖幹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冇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祼以

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恥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若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慨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仲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眞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昔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啟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興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壇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淸宮之職

上皇帝勸進表

天人同心方嗣興于有德宗社重事可久曠于常尊雖懇款以樂推猶逡巡而牢避凡茲俟命安可措躬恭惟皇帝陛下識照幾微誠參化育早毓神明之胄茂昭文武之英有開必先既訟獄謳歌之畢集惟德是輔將神祇祖考之咸安當承再造之休乃守一謙之益三靈交徯四海疇依惟聖人所貴于因時凡天下莫先于定分

朱　攸　校

今九廟尙虛于祼獻兩河未入于輿圖繼體守文當亟
收于衆俊宅中圖大宜深究于遠圖儻差一日之幾孰
啓千齡之運伏望皇帝陛下俯占輿誦光御法宮涖中
國而撫四夷履至尊而制六合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
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瞻威在望得請爲期

羣臣賀皇帝登寶位表

天啓昌期御蘿圖而出震人瞻晬表負黼扆以當陽旣
三靈宗社之有歸將萬世八民之永賴竊攷帝王之受
命殆將今古以同符汯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
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勇智
自天英明冠古躬返樸還淳之儉奮興衰撥亂之剛方
率土之謳吟共思劉氏宜昊穹之歷數專在舜躬爰除
高邑之壇俯應大橫之兆取炎精用事之月卽藝祖興
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
重立丕基方圖政事之修獨運神明之斷豈止兩河之
復卽觀二聖之還臣等幸備周行獲逢嘉會接千歲之
統交侵行殄于四夷盛九賓之儀率舞但同于百獸

車駕移蹕臨安府賀表

涓日上春移都近甸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國步寖康人心胥悅竊以用永地于新邑盤庚所以靖民會諸侯于東都宣王由之復古不有眞王孰恢遠圖恭惟皇帝陛下淸明在躬彊勉行道自寇戎之荐入爲宗社之深憂側身修行而志極于艱危菲食卑宮而力圖于興復始遊襄野卒然雖假于問途旋駐岐山從者有如于歸市旣天心之悔禍宜宇內之休兵將返舊京先移淸蹕越濤江而北渡御方岳以中居臣蚤扈時巡適嬰郡寄入闕建策莫輸戍卒之忠望日馳誠徒喜長安之近

車駕移蹕建康府起居表

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宇宙淸明華夷震疊伏以盤庚五遷而商人卒服重耳三駕而楚子莫爭方宏遠之是圖非宴安而孰戒剏謀舊物之復可諱屬車之勞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配高厚雖居蹕乘躬曾閔之至哀爰整六師據高文之宿憤旣王者不聞于有外故春秋尤大于復讎臣方奉眞祠莫居官守興瑯琊而續晉

之祀竊陋前規遊雲夢而縛信以歸願求故事

車駕親征起居表

萬旅戒嚴六飛巡狩法成周之時邁張大漢之天聲恭惟皇帝陛下誠貫神明資兼智勇合羣英之策慮興中西之基圖念問安猶隔于雞鳴豈撥亂得辭于馬上姑從簡約用示憂勤臣方遠闕庭莫供牧圉神戈所指方令裴度以視師清蹕之行將獲呂嘉而名縣

車駕巡幸起居太上皇表

年運而往天時俄及于凜秋日舒以長物外方觀于浩劫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研幾繫表探賾寰中既與夫造物者遊孰肯以天下爲事遺元珠于赤水久矣相忘飲膏露于金莖自然難老臣等幸參法從嘗侍清光徒傾就日之誠莫遂瞻天之意案此表當是靖康初藻爲起居舍人時所作因本集原目先後無攷類次于此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惟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覩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于九重力奉姜任于萬里雖天人之交相

實今古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内
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
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
一新長樂之儀遥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顔之喜

星變百官請皇帝御正殿表

乾象垂精稍咈清臺之候聖心祗戒久稽路寢之朝旣
祲沴之潛銷猶彝儀之未復凡居覆幬孰不屏營恭惟
皇帝陛下光紹祖宗丕膺歷數萃勤儉于一己濟艱難
之百爲雖功如堯帝之巍巍與天同大然心體文王之
翼翼無日不恭比緣象緯之愆昭示國家之戒皆臣子
素餐之過何聖神軫念之深乃遷黼座之尊退避法宮
之正損厥奉御出于精誠然百辟晨趨宜肅乾坤之位
四方秩請願瞻日月之光儻降次以自居則在庭之安
仰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鑒俯徇誠祈稱警蹕以出房
垂衣裳而當宁向明而治合禮之宜不惟安羣下之情
抑以答高穹之意

星異請御正殿表

星孛經躔茲爲變異帝居便坐爰示焦勞旣蒙昭格之

休宜復敦臨之大仰輸誠懇未賜俞音竊以聖人明精祲之文儒者守災祥之說求厥象類捷于形聲惟皇天鶩佈于人君乃垂譴告在明主丕承于上帝獨有寅恭比妖象之下臨雖有邦之所戒孰云憂責上及聖神若稽太史之占靡推于數躬正格王之事不應以文既損饍羞之珍仍蠲聲樂之奉布詔書而求民瘼開言路而達下情其為報塞之誠可謂精專之至尚虞五事之闕弗御九筵之居于盛德以維光在羣情而實懼伏望皇帝陛下俯稽邦典參酌民言正天子當陽之尊副海隅傾目之意瞻威在望得請為期

星變請御正殿表

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洊布瞽言之瀆未蒙淵聽之移敢冒威尊再陳悃愊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御宇寅畏事天側躬如雲漢之詩省己甚桑林之禱比逢大異尤軫清衷靡臨便坐之朝退即齋宮之次雖星移應德本繇和氣之乖然人定勝天卒致妖氛之息精祲已通于上下等級宜肅于尊卑向屈天威曷全國體伏望皇帝陛下順抑揚之理協中外之

心躬秉璿璣齊列宿左行之度光臨黼座示一人南面之尊積此悃誠祈于矜允

宰臣進三省通用格式表

政省藏書實紀機衡之要儒臣奉詔重加筆削之功粲然詮次之新成以緝熙之久裁爲信典仰冒淸光臣伏以帝有所興雖本精神之運事爲之制必求防範之中蓋世無一定之宜則朝有屢遷之令旣閱歲時之積遂增品目之繁不綜其歸孰稽而決況臺省紀綱之地蓋國家政事之原詒厥孫謀嘗罹紛更之患視諸故府多仍踳駁之餘顧雖日月之奚傷正恐江河之易犯戀昭成憲有待聖時肆垂三尺之文盡劃兩端之弊恭惟皇帝陛下政循周舊法體堯成惟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故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會萃累朝之式編摩一代之書蓋將垂裕于無窮豈復習傳于旣往三聖相授益爲孝友之光百世可知奚取質文之變部居綺錯凡要星陳臣等叨以褒揚總茲論撰退慚末學無國僑潤色之才願與羣工遵文考儀刑之典

元命日百官乞詣寶籙宮行香表

天佑民而作之君宜膺備福臣歸美以報其上冀效微
忠洊輸悃愊之辭未動崇高之聽敢同衆志再冒嚴威
臣伏以至人無名豈陰陽之能制大德必壽蓋臣子之
願然夠逢基命之辰茂集紀生之慶眷惟吉壤夙有殊
庭標祕籙之新名會叢霄之真馭當肅朝紳之列就增
神筴之期閱六十日之回旋時焉致款祀億萬年之綿
遠意則無窮茲爰戴之常情非寅恭之過禮敢圖睿聖
回執謙虛謂將仁壽以同民不欲福祥之專己仰戴乾
坤之大益深淵谷之危未賜矜從若爲退聽伏望皇帝
陛下俯垂淵照曲徇羣情許令承學之徒咸遂增高之
算雖華封至賤祈年屢辱于堯辭然莊語可稽受命終
期于舜獨

賀建築隆兌州城寨表

申畫封圻域彼要荒之遠列爲郡縣赫然亭障之新方
用夏以變夷旣由中而及外同諸近服錫以嘉名伏以
天下一家王者必期于無外日闢百里聖人務斥于提
封惟茲生聚之甿自昔羈縻之域衆入其阻往成于方
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來

稱都護之觴增廣職方之籍疆以周索達于海隅棲櫓相望雖廣谷大川之異制書文混一豈故家遺俗之有存坐成形勝之區無復華離之國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聰明有臨成乎安疆闢教極舟車之至同其實利畏懷無鏃矢之遺坐令種落之居皆置朝廷之吏用充國金城之略過伏波銅柱之封幅員既長錯地形之如繡財賦底慎哀方物以來琛同我太平惠于中國臣等幸逢休運親睹膚公守在四夷已扼襟喉之勢對揚萬壽願陳江漢之詩

賀諸州祥瑞表

天地相合充滿至和舟車所通徧爲祥瑞會四海之圖牒獻中天之晃旒悉輸橐籥之藏若有機緘之運伏以福有象類誠能感通惟日新之德雖名則時萬之祥屢應定樂章而爲年紀何可殫名旅王命而詔史官殆無虛日恭惟皇帝陛下功超治古福浸黎元蓋天其申命用休故物皆不召自至成非彫刻駢衆巧以俱新合若節符越數州而竝見宜作春秋之一藝載彰洪範之九疇臣等親睹降康敢忘歸美上符瑞數千百所既揜前

聞稱封禪七十二君願求故實

賀赤烏白鵲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祖紹隆于火德適天時應在于金穰宜爾珍禽呈玆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翯翯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精嶽瀆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釆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貞異莊子雕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黃河經夏雨不泛溢表

天眷弗違水行斯應盡伏黃流之奔猛來符聖德之休明伏以河入中原行一十五郡水失故道蓋千三百年方渚涯莫辨馬牛之時舉城郭皆爲魚鼈之食豈有安行于積歲略無泛溢之頹波坐息堤繇永無鄰壑玆蓋

伏遇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九功皆出于天成三策靡資于人力氣涉桃華之候民忘蟻潰之驚南畝相望多稼雲𢑽于四野金堤不動長橋虹峙于中流宜鐫砥柱之銘行睹珍圖之瑞臣等幸陪近列獲望榮光端委以臨既不忘于禹績允猶而翕將無愧于周詩

賀解池生紅鹽及鹽寶自生表

治格天休祥開地寶神功自著盡輸鹽澤之藏瑞色相鮮獨表炎精之應惟時並見從古罕聞竊以周覩安邑之池晉寶郇瑕之利繫民仰食與海分功釃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每同積雪之珍未聞春液之先堅更與朝陽而爭煥蓋天地作成之功速靡顧常期故坎離融結之氣交合爲瑞彩恭惟皇帝陛下丕承三極協用五行眷惟廣鹵之源實佐大農之用方百神之受職仍一德之昌期宜爾坤靈效茲川貢成非人力眞潤下以作鹹粲若霞敷巽熬波而出素史有特書之美人無淡食之嗟臣等幸服邇僚欣逢休應既同梅實助聖人神鼎之調將致虎形備重屋嘉籩之薦

賀瀘南班師表

小醜亂常敢憑陵于鼠穴偏師薄伐旋毀覆于梟巢捷
書流聞戎漠震竦竊以玁狁孔棘十乘以之啓行蠻荆
來威四方以之無侮維二川之南鄙有六詔之遺黎雖
種類寖微莫能統一而封疆交備每輒寇攘大張我師
罙入其阻未悔觸藩之禍尚懷拒轍之姦武節載馳靈
旗斯指伐山通道駭王旅之如飛折馘執俘信天聲之
有赫既掃除于妖孽益恢拓于方隅邊障肅清里閭安
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德勇智玩心神明端拱九重
之中折衝萬里之外沈機罔測獨斷不回干戈省躬居
無忘于遠略鈇鉞飾怒動必克于仇方剗絕塞之荒墟
宜指期而殄滅臣叨備近職預聞吉音徒誦周雅采芑
之詩莫陪漢庭奉觴之慶永言抃躍實倍等夷

江西提舉司賀冬表

日官祇日于朝告陽來復天子承天之意與物咸亨爰
修亞歲之儀茂對履時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化育
幽贊神明朔復測而謹治曆之端形無形而體好生之
德推步舒長之晷數得周正道遙供奉之班心存魏闕

己酉年冬至遙拜道君皇帝表本

伏以日官推三統之元茲爲終始王者會八能之士以卜豐凶惟亞歲之佳辰啓後天之遐福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道隆治古澤在生民雖孔子之居九夷寖忘其陋而黄帝之從七聖未免于迷既陽復于黄宮宜慶回于丹扆臣違顔茲久結戀殊深上漢殿萬年之觴莫諧至願御穆王千里之駿惟祝遄歸

庚戌年冬至表

伏以三微肇序方迎舜日之長萬類傾心同望堯雲之遠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功齊列聖道冒羣倫溫柔寬裕而足有容夙諧民願進退存亡而不失正允合天心理極屯艱時當亨復臣久違溫凊徒軫夙宵聽嶰谷之新管于占則吉知襄城之法駕不日而旋

辛亥年正旦表

伏以接千載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遹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顔洊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扆之猶睽鴻鴈

雖寳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紹興十五年元會賀表

接千歲之統方啓昌期盛九賓之儀大朝獻歲會簪纓
于率土瞻旒扆于中天恭惟皇帝陛下道冠彝倫澤流
億世天休滋至知受命之惟新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
備臣久塵法從叨領眞祠闕盛典之復行與羣情而交
慶受四海之籍遥企于垂衣奉萬年之觴莫陪于舞手

浮溪集卷三

浮溪集卷四　　宋　汪藻　撰

表

奉上宣和皇太后册寳賀表

准進奏院報十二月十二日奉上宣和皇太后册寳者
凝旒南面奉册東朝誠格兩儀益見孝心之至風行四
海咸知母道之尊恭惟皇帝陛下聖貫彝倫行高百世
念龍飛之有日瞻驂駕以無期懷恩屢廢于寢饔祈請
幾殫于書幣未暨朔南之教猶虛溫凊之儀大横之兆

庚庚久當迎奉城潁之詩洩洩行即旋歸楫大議于曲
臺加徽稱于長樂臣叨臨支郡阻簉近班二妃夙媲于
重華雖同遠狩十亂莫尊于文母還佐中興

冊皇后表

帝圖內治天錫柔儀前占龜筮之祥懋舉褘褕之禮伏
以坤承天而乃順月受日以爲明不表徽音孰宣陰教
旣輔成于全盛宜登配于至尊恭惟皇帝陛下誠以齊
家孝于尊爾爰正軒星之象用承長樂之顏臣久冒明
恩欣逢盛典雖外庭稱慶莫陪百辟之趨然輔郡承流
首被二南之化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
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八
岐嶷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
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洊震中濬某
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
輪願登歌而薦祉

皇子賀北郊禮成表

宿齋路寢裒對方丘至哉坤元肇享精誠之報達于天
下均蒙持載之安恭惟皇帝陛下體道寧神諏經制禮
刊循誦習傳之陋講貴誠上質之儀甫俟一陰之生踵
修三歲之祀爲下必因川澤旣合羣靈成功可告神明
遂膺多福臣幸當稚弱親睹休嘉知窮壤之俱尊與臣
民而同慶

又

出次明堂肇禋方澤稱典禮威容之盛契神明精禋之
交燕及生靈同深慶賴恭惟皇帝陛下中天而立法地
之宜眘言博厚之功未極尊崇之報稽古稱制前期庀
官仍犧牲圭幣之宜正時日壇場之謬匪須從約儀衞
去煩整法駕以躬臨出宸衷之義起辟公相牲以陪後
髦士奉璋而在廷孫竹發揚媪神娭喜竝垂錫羡允答
休成臣夙荷慈憐欣逢熙盛稱慶莫班于階墄卜年願
比于岡陵

又

講頌祇之美報修尊祖之上儀天蹕順旋海隅胥悅恭
惟皇帝陛下德業淵妙精誠靜專踵行三歲之祠竝答

何澍　校

兩儀之既謁款郊畤修明國章地求肖坎之方物取上
黃之象合于經誼黜汾脽就祭之文揆厥本原追神考
欲行之志臣幸當幼學親睹容禮聞熙事之告成與外
朝而同慶

又

迎日之陰奠琮而祭發揚厚德登就吉儀正圜丘竝祀
之文爲亙古不刊之法六飛還御四海交欣恭惟皇帝
陛下出撫亨期備膺諸福獨化陶鈞之上儲精蠖濩之
中神罔時恫地不愛寶乃尊母事之禮祇見澤中之丘
從祀山川共樂咸池之奏告成天地更觀梁甫之儀臣
幸託天枝早蒙聖澤慶方輿之隤祉阻文石之稱觴

又

郊兆宗祈歸功于厚載國章時舉精意以親祠逮茲璇
事之初咸有受釐之慶恭惟皇帝陛下成能三極修理
百神斂時民物之休推本乾坤之造候星躔之日永嚴
法駕以天行昭對后祇侑登皇祖器尚陶匏之質牲從
繭栗之誠宣函鍾靈鼓之和備袞冕元圭之盛因地事
地共觀熙事之成匪今斯今何止豐年之應臣幸蒙聖

澤親睹明禋進趨雖隔于外庭鼓舞實同于庶物

又

禋柴升燎先款于圓壇郊血告幽繼稱于陰祀懋叶熙成之慶均蒙錫羨之恩恭惟皇帝陛下承七聖之休撫百年之盛文物聲明之悉備神祇祖考以咸安肅儁天行嚴禋地載鼓鐘具奏符周樂之八成壇壝更新陋漢儒之五徙豐年絽至嘉物荐臻臣早蒙加惠之深未預成人之列觀聽有煒榮抃實多

劉相公賀明堂禮成表

建重屋以崇成因剛辰而肇祀一人昭事萬寓駿奔竊惟三代之君皆備九筵之饗維時去古寖更秦漢之餘設位從宜莫正房心之次會逢熙旦蒐講上儀求遺蹤千載之前得妙意六經之表諸儒聚訟嘗憂改作之難一日成能始愧習傳之陋恭惟皇帝陛下坐兼衆妙躬享丕平凡赫然庶事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由盡合宮之制靡逾旬歲之期將視朔以頒朝先饗親而配帝胳合我將之頌無煩玉帶之圖精禋潛通觀瞻有煒臣久陪近著甫暘清光莫與英髦共秉文王之德徒闡熙事

遙興太史之嗟

皇子北郊青城起居表

興衛天行親講頌祇之禮臣工宿戒交修扆聖之儀當解慍之湊和在儲精之晬穆恭惟皇帝陛下接千歲之統合三神之歡膺多福以履至尊舉祲威而明德意肇修陰祭衷對坤靈千廬星列于壇場萬騎雲屯于次舍協氣旁達祥光上浮臣方習幼儀莫陪纓相竊與函生之類共憑持載之安遙企威尊惟深慶抃

又

對越坤靈佑登皇祖卽帷宮而展采端冕服以薦誠惟孝子必見其所爲齋故地祇皆出可得而禮恭惟皇帝陛下緝熙純嘏統攝羣元推本盛儀比隆治古乃嚴宗祀之奠茂格媪神之休陳百物之具修儼千官之容衛瑞氣承宇靈光燭壇臣方習幼儀未親外傅莫綴侍祠之列惟深戀聖之誠

又

順移天仗祇就國陰遵路寢之經塗宿齋宮之大次恭惟皇帝陛下誠參高厚幽贊神明執古御今刺六經而

制禮尊天親地窮萬物以報功謂郊丘合祭之文緊宗祝習傳之陋乃叶長嬴之候特修禋瘞之儀兩圭有邸以陳前五嶽駢公而陪後臣禮嘗踐豆年未勝衣庶物具宜官備展牲之夕清光在望心馳省膳之朝

又

警清蹕以戒行奠黃琮而昭見巳臨大次將舉祲容當時燠之靡煩煥靈光而旁燭恭惟皇帝陛下宅尊四海成位兩儀會有極以居中秩無文而咸祀順迎長夏祗款方壇嶽祇瀆鬼以悉臨風馬雲車而來下臣年當幼學班隔外廷稽古禮文遙想奉璋之盛違顏咫尺徒深向日之誠

又

函鍾八變將修大祭之儀陛戟百重密譬周廬之衛舉典容而創見殫誠物以駿奔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升禮由義起謂一郊二祭之合非三代六經之傳弗諱屬車之勞躬臨方澤之祀壇垓介望籩豆告陳藭蕿深恩豐融來應臣屬嘗齠齔莫侍冕旒徒瞻睟穆之光無補肅雍之相

又

肇稱幣玉修泰折之明禋夙屆郊宮拱鉤陳之衆衛一
人齋祓萬宇駿奔恭惟皇帝陛下出乘昌期奄有諸夏
極天所覆皆予相祀之臣環海之間備厥豐盛之物卻
懋功而不有推美報于無窮歌昊天成命之詩明萬物
資生之德惟至誠能參化育允答坤元凡有氣莫不尊
親載嚴母事臣尚嬰觽韘莫執豆籩方暫闊于清閒期
早膺于錫羨

昭慈獻烈皇后殯宮朝拜表

臣某言伏以比陳厥衛奄畢窆之封顧孝養之永違罄哀
悰而何及謹差某官奉表奏告以聞臣某謹以攄以感
頓首頓首謹言

昭慈獻烈皇后祔廟畢殯宮旦望等表

八月旦

伏以宮壼興哀屢改階蓂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柏之
秋恭惟昭慈獻烈皇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
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遊大
練之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

伏以宫衣拚御已虚夏凊之儀農扈報功忽届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儷天德大救物功深旣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柰何

中秋

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毋慈之戀蓐收告節月圓秋氣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蹤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緬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

伏以軒星旣掩覦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宫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遊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

伏以穜稑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薦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厚德俔天徽音垂世自哀纏于厚夜忽時及于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

伏以椒掖戒寒柏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于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朔

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閟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覩茲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

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遊恭惟昭慈獻烈皇后所憂在賢以儉爲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載陳誠薦

十月朔奏告太祖皇帝表

伏以時丁良月嘉萬寶之既成節逼凋年悵三微之將復恭惟太祖皇帝陛下功彌宇宙澤浹華夷光垂鴻業之餘燕及眇躬之嗣因節寒之始屆致時奠以遐思

徽宗皇帝梓宮還闕慰表

輿衞遐征千年厭世衣冠永閟萬里還京痛纏宸極之
尊哀被海隅之遠恭惟皇帝陛下躬承龜鼎慕見羹墻
龍髯既絕于中天蹕路嘗淹于異域雖迎贈引紼動一
人罔極之思然歸祔廟祧實千古非常之事願寬聖抱
俯慰羣心

顯肅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慈極終天靈輴返國凡居持載孰不哀摧恭惟皇帝陛
下功懋承祧孝深陟岵念昔從周狩莫陪八駿之歸幸
今祔漢陵當樂千人之聚孺慕雖鍾于此日母儀如覩
于平生願抑聖情少安羣下

懿節皇后梓宮還闕慰表

騩駕當還龍輴乃圭變俄生于坤載哀尤切于宸衷恭
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教先內治汲汲方求于故劒迢
迢已隔于靈津瞻六引之來歸撫九嬪而增慟然數存
修短而禮極哀榮願裁臨感之悲永副蒼生之望

浮溪集卷四

何循校

浮溪集卷五

宋 汪藻 撰

表

謝進書賜銀合茶藥表

臣藻言伏蒙聖恩以臣再投進編次元符庚辰以來詔
旨一百冊賜臣茶藥并銀合各一具遣成忠郎樞密院
准備差使胡澤就臣所居給賜者膚使臨存貸其猥釀
寶奩頒賚實以珍芳非幽屏之宜蒙辱陰私而反懼伏
念臣昨者奉承明詔蒐補闕文遭漢家百六之裁漫無

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成書方虞抵牾之誅忽拜便蕃之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軫羹牆之念矜鉛槧之勞分北苑之上腆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頹齡眷尚不忘報將安所惟悉裒于凡目庶少補于毫分方多事之搶攘未嘗汗馬豈餘年之晚晚敢復捐書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藻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于采獲君恩駁幸乃歲冒于遷除矧方抱于遺弓忽獨榮于戢筆上還不獲退省爲憂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謬設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旣海隅皆服于堯喪宜柱下一新于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旣失于杞𡦹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需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緜力袞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

謝除顯謨閣學士表

臣藻言准告一道伏蒙聖恩以臣編次徽宗皇帝詔旨進書了當特授臣顯謨閣學士尋具辭免蒙降詔不允者蒐求載籍僅輸掌故之勞越進通班益玷承明之選蒙隆私之洊及懼小器之難勝伏念臣少則嗜書老而憂國念廣記備言之所載雖諸侯小國以猶傳豈承萬世之丕基迺缺一朝之信史因露章而有請蒙給劄以兼收周旋雖闕于七朞綴輯敢忘于一日多識漢事徒竊慕于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于陳壽豈意奏篇之瀆遽叨增秩之榮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繼體守文奉先思孝旣皇皇追慕望鼎湖弓劒之還宜汲汲纂修求石室圖書之備明詔周詢于海內遺編悉上于史官方博見聞一新凡例而臣夙蒙眷委適就編摩固難追補于螭頭幸已獲臻于麟趾爰冒塵于乙夜俄超擢于西清仍許乃僚亦同玆賞臣敢不誓殫樸學仰稱明恩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慙于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于宗元

案是表據宋史本傳當在知撫州後知徽州前紹興八年所作而事辭與前二篇相近故類次于此

謝笏帶表

楓宸黼扆誤參國論之餘象齒南金猥辱身章之錫拜手方承于帝命折腰已煥于朝班伏念臣奮迹諸生無心膴仕策名下吏但知斂版之恭服采周行常佩書紳之戒幸會眞人之出亟叨近彌之除進侍軒墀每慙胥相忽被匪頒之渥始驚藩飾之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三微禮先四近謂百度殫殘之殆盡當復于初憐孤臣衰朽之無堪特華其老肆垂褒數加賁終身臣敢不尊如五瑞之儀寶若萬釘之玩書而對命不忘議論之忠束以立朝益懋筋骸之力

謝加食邑表

慶發九重恩加四海辱在廷紳之列猥蒙井賦之封下拜增輝中藏知感臣某恭惟皇帝陛下輯寧夷夏光復乾坤爰因渙號之頒例有眞租之錫論効何殊于澼絖冒榮乃甚于縶纓臣敢不奉以周旋退而黽勉念家無甔石既叨食采之田雖年在桑榆會有捐軀之日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藻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

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伏念臣積冒恩私寖踰分願昨投閑于異縣亟蒙起廢于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維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和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犇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寵既逮于子孫忠致移于生死

謝除中書舍人表

朝廷有命莫嚴內史之贊書溝瀆何知遽補甘泉之法從旣冒久虛之選仍叨不試之除伏念臣居世寡諧資身無策一官不進安知巧宦之機半世倦遊長在窮愁之境昨幸蒙于起廢恩復許于參華適值時艱俄遭敵變身將淪于異域望已絕于中天豈意生還復膺器使備史職中興之始攝祠臣多士之餘所憂蕪累之陳不堪代匱乃誤使蕃之及遂使爲眞過分所期循名而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兼收羣策光復丕圖謂聰明睿智之有臨須號令文章之可述故于掌制必以能言而臣學昧淵源文惟雕篆況齒髮早衰于多病而精神新耗

于百憂大懼曠瘝上孤甄擢雖不能草詔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願輸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倘酬鴻造何有餘生

謝除兵部侍郎表

東省瘝官方祈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寵逾涯而益懼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隨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于干戈獲奉承于羈靮才因事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于魏闕將歸臥于漳濱猥蒙內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貽所繫儒紱奚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既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愒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于用耗糜廩食羞愧神明不辭勉効于秋毫顧恐遠先于朝露周六典治凡之職雖幸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謝除兼侍講表

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

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嘗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于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于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閫見或不如農婢之專

謝除翰林學士表

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爲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具明外應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誤掣鈴之召當得瓌傑來承燕閒如臣者猥以諸生起于退裔首尾策名之二紀中間不調者十年會眞人光復之初陪列辟駿奔之後驟膺閒拔徧歷高華既時巡清蹕之屢移方驛召羣英之未至執鞴在道覩草無人姑從東省之聯兼候北門之對嘗因多病不勝狗馬之

心願賜寬恩任逐桑榆之晚孰云代匱遂使爲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志靖華夷憂深宵旰勵精于學每求稽古之臣罪己以言欲致銷兵之福治雖得要人豈當材敢不仰佩眷知力思補報絲綸行遠顧奚俟于丹青海嶽居微或有資于塵露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表

論思無補席寵過優掌內史之贊書預西清之更直載循僥冒采積兢危竊惟祖宗謨訓之藏上憲奎壁圖書之象儆禁極而竝峙命儒學以遞居夙接鴛鴻之游尤高龍馬之選法從假之而出守書生借此以爲榮夫豈孱庸所能堪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稽古寅畏事天見賢而拔其尤每兼收于羣策撥亂而反之正將光復于丕圖而臣久服周行最爲冗從入備內朝之供奉出分輔郡之顧憂雖遠清光實緊全度重高明之地悵已負于明恩踐文石之班敢遽忘于雅意

謝撫州到任表

吏最無聞宜從黜典戍期未畢轉畀名藩掌拔擢之過優懼顛隮之益速嚴程及境涓月班春伏念臣蚤竊儒

科晩陪法從久汙禁林之直寖膺州紱之除去國三年長望蓬萊之氣移官千里遙瞻牛斗之墟矧江介之奧區實里門之鄰壤熟知風俗當省教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進屬丕承志期光復釆薇遣戍何昆夷玁狁之足憂細柳勞軍知李牧廉頗之可用凡在照臨之域舉懷馳騖之忱而臣投老無堪冒恩最甚雖一收朝蹟無復脩門然兩剖守符皆非凋郡方聖主躬巡于侯甸宜羣臣皆備于戎行乃從簡書莫扞牧圉惟州縣異承平之日尤在恤民使里閭無愁歎之聲是為報國

謝徽州到任表

五年蓬藋之居僅終載筆百世枌榆之壤猥使分符既殫貢禹之冠仍衣買臣之繡即趨官守恭布詔條伏念臣早出寒鄉晩跨近列釋鋤耰而作吏幾四十年望旒扆以拜州纔二百里惟今日股肱之郡乃平生父母之邦行道咨嗟舉家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馭人材謂臣不以歲寒故起之散地知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而臣久迫衰殘頗懷靜退雖邇封之易治惟縣力之難勝屬縣前驅初比緣于草檄行朝在望復

何幸于移關誓捐不肖之軀仰服非常之賜

謝泉州到任表　案宋史本傳不言藻曾知泉州知鎮江府除江東提刑今就表中去父母之邦及五嶺百粵三吳諸語辨其先後類次于此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淅敢同于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于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疎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妄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于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于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旣旁接書文之同尚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江東提刑表

蠻方久次忽蒙恩詔之頒使節內遷仍獲鄉邦之便蓋始望未嘗及此雖自謀何以過之人知從欲以爲榮臣獨感恩而至泣伏念臣早緣孤直叨備使令雖才疎屢至于顚隮然事白卽蒙于超擢頃罵一朝之傳深行五

吳樹萱校

嶺之區眷言風土之異宜常恐庭闈之動念既云盡瘁敢復圖安嘗中被于褒升亦寖忘于留滯豈期私計之上達不待終更而北還千里繡衣初入中原之郡縣雙親白髮重瞻故國之江山遂令忠孝之兩全何止平反之一笑仰覩必恭之梓旁連聽訟之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聚建人材恢張治具薄海內外而並照其智如神因時輕重而制宜以刑爲體欲廣哀矜之意必求忠信之人謂臣素習于民情知臣粗安于名節特捐茲寵俾效厥官臣敢不奔走十城奉行三尺勤于夙夜盡人臣欲報之忠同我州閭樂陛下好生之德

謝鎮江府到任表

起廢江湖甫三周于歲籥疏榮觀闕凡四易于州麾嗟治蹟之無聞辱除書之屢至人微責重天大恩深伏念臣積冒寵榮寖成衰朽咸謂陳人之安用獨蒙聖主之不忘念嘗倍扈于初年未忍棄捐于中道適當盛際徧歷名藩深行百粵之區遠薄三吳之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虛己受言擇循良共理之人先惻怛無華之吏故如臣等亦在選中臣敢不恭布詔條具宣德

意坐攬淮山之形勝深究古今心如江水之朝宗靡忘夙夜

謝宣州到任表

宣爲輔郡古號名藩邈然千里之封掌此一麾之賜聖恩加厚臣意知榮伏念臣昨自禁嚴叨分憂顧違天威而寖遠驚星紀之忽周雖中解于印章亦屢更于符竹比祗明詔往守遐陬顧期年何補于秋毫恐一旦溘先于朝露力陳誠懇仰瀆聽聞班超求入于邊關本緣衰病韓愈召還于海道喜見華風況承流密邇于行朝而

上冢經過于舊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得天人之助成宗社之安混殊俗以爲家視羣臣而若子念年迫桑榆之吏乃日陪羈紲之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特尋便安稍令親近臣敢不布宣寬大招復流逋課農桑阡陌之閒庶爲樂土誇鴝詠溪山之上肯效前人

謝乞宮祠降詔不允表

上需頭之奏具述土恩奉方底之函未容家食拜恩深厚省己衰殘伏念臣一去闕廷四叨民社雖竭從補外

吳樹萱校

屢膺符竹之頒然靡稱在前宜被璽書之責旣力求于置散乃猶許于饗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宅中隆寬盡下不替惟良之選猥私亡益之臣一心而同三千幸逢興運百里而半九十敢愛餘生

謝罷中書舍人除集英殿修撰宮祠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以臣攷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竝不舉覺回避特罷臣中書舍人准告授前件差遣者臣子事君當謹嫌疑之戒聖人容物止從黜免之科旣聯秘殿之班仍賦殊庭之祿惟天假寵何地酬恩伏念臣樸樕常材蹉跎半世遇陛下作興之始在羣臣推擇之中念平生値此之難常思奇節恥私智容身之陋復踵前規故因詞命之行務極論思之報庶緜毫之小益非蟲篆之空文而臣意廣于才寵逾其分乃昧嚴恭之禮自投鹵莽之誅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之薦揚盤辟漢法豈容置散已優饗榮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寬盡下覩過知仁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程文尚許于兼收攷吏奚妨于末減讞爲失職斥

使去朝臣敢不追訟悔尤過爲兢慎書馬者并尾而五
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沵銜生賜

謝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撫凋瘵之民常憂意外汰疲駑之吏首在遣中雖卒抵
于譴訶然實安于分願感恩至骨横涕交頤伏念臣去
國五年分符兩郡稟生無用嗟樗櫟之漫存視蔭幾何
況桑榆之已晚自從江湖之外不勝狗馬之心瞻帝所
以寖遙知人言之必至力陳衰憊幸得罷歸方負負以
何言果斷斷而不可尚叨冗從有愧空餐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祗適祖宗輯寧夷夏攬英豪之策豈止虛己而
問公卿重師帥之官未嘗單辭而專守長而臣自傷晩
節孤奉明恩昔嘗叨直于九重今乃不堪于一障亟還
印綬甘老鋤耰登俊良而治具畢張生非不遇坐輭弱
而終身廢棄報白無期

謝再任宮觀表

參華法從均秩仙祠本清朝優老之恩豈愚者養疴之
地猥蒙申命彌愧素餐伏念臣阻遠清光侵尋衰朽中
華未復嘗先多士以著鞭衆傑並馳乃效庸夫而高枕

負國涵養爲時指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孝于親擇賢而輔念搢紳之長物爲羈靮之舊臣忍令中道之乘捐姑使全家之飽煖臣敢不偷安聖日待盡餘年挂神武之冠敢言長往刻浯溪之石願頌中興

謝罷知鎮江府除宮觀表

願投散地屢奏囊封懼速煩言卒蒙薄責荷聖恩之深厚矜微物之衰殘特與便安何勝感涕伏念臣早緣薄技謬簡淵衷當乘輿巡幸之時歷行闕高華之選一麾而臨千里蓮顏坐見于周星半歲而閱三州奔命幾馳于百舍食息未容于黔突姓名已挂于丹書旣屬刑誅仍捐稍廩俾脫劇煩之地永全孤陋之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羣臣天臨萬物浩浩陶鎔之大拳拳簪履之餘而臣生也有涯身其餘幾俟河清而已見幸同父老之歌去日近以雖榮無復軒墀之望

謝謫永州居住表

孱愚冒寵久仰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自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于疲癃乃復寖成于

老誇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趾
伏非特覓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勝之時刑賞何
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餅居井眉
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謝永州再任宮祠表

六年循省敢逃司敗之誅一札哀矜復寄奉祠之祿孤
大恩而莫報雪衰涕以何言伏念臣承學無聞饕榮最
久徒幸冒陞于班序不思祗畏于簡書自取顛隮合從
竄殛蒙虧除于大戾止投畀于遐方未綿歷于歲時已
續頒于稍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庶政加惠微臣
雖云原貸之已多亦復棄捐而未忍今于徒所拜此恩
光捧詔天涯如獲望威顏于咫尺銘詩座右以明復玷
缺之艱難誓策疲癃終期糜殞

又

間關百舍敢懷故國之心循省六年復竊眞祠之祿聖
恩加厚衰涕交零伏念臣推數奇窮負愆深重捫心無
可言者擢髮皆自取之惟棄置以是宜何矜憐之敢望

冒陳微懇遽奉俞音如絲如綸聳九夷之觀聽繼粟繼肉寬百指之飢寒仰戴生成之私未知糜殞之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怛大造鴻濛謂嘗陪文石之班且久在紲旃之上憐此愚戇老于顛隮姑安處于遐荒使長霑于溫飽靡當盛夏而槁雖隔南訛葵見太陽而傾敢忘東向

又

自求口實輒貢于危衷下遂物宜亟煩于俞旨既切竿摩之懼又增尸素之慚伏念臣頃從遠方入冠法從久無裨于毫髮居殆類于贅肬禍過生菑志壹動氣甫一麾而出守稟百病之交攻力丐奉祠庶幾救死苶然疲役雖幸得以息肩傫若囚拘其何施而報國徒苟延于餘息益有負于初心豈謂隆寬復容因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普詡大智有臨設官分職之甚嚴控名責實之惟謹然而疾必使之有養祿或加于無功如臣所蒙其比尤少蓋平日皆繇于忝冒而晚途洊賜以優閒臣獲此便安敢云暇佚雖筋骸之非昔尊足者存顧年歲之幾何修身以俟

吳樹萱校

吳樹萱校

謝擅減均糴米敷放罪表

臣藻言准尚書省劄子湖州奏昨承尚書省拋糴米三萬石及屬縣經承發運司糴米三萬五千石本州官吏輒上體國計下酌民情將兩項米一面分下諸縣各糴二萬石所有不候朝旨回降先次減免罪犯伏乞重賜黜責奉聖旨依奏仍犯罪者守藩無狀妄干專輒之誅當宁原情遂虧已除之詔恩雖衆共幸獨臣多竊惟師旅之屯莫重餱糧之積矧當巡幸尤急轉輸乃緣凋郡之餘擅減太倉之入坐期譴黜反獲矜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求治焦勞愛民惻怛謂區區郡邑敢懷閉糴之心而碌碌書生寧識泛輸之罪露奏方塵于乙夜免符已降于中天臣敢不推廣上恩訪求民瘼催科靡及既容拙于陽城矯制自歸復寬愚于汲黯誓與此邦之生聚共圖他日之糜捐

浮溪集卷五

浮溪集卷五

吳樹萱校